

美丽中国·江南古镇

通津桥外贩船多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汪建红 朱小田 著

南浔

中国林业出版社

美丽中国·江南古镇

通津桥外贩船多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汪建红 朱小田 著

南浔

中国林业出版社

装帧设计：曹 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津桥外贩船多——南浔 / 汪建红, 朱小田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5

(美丽中国·江南古镇 / 王卫平, 魏向东主编.)

ISBN 978-7-5038-7021-7

I. ①通… II. ①汪… ②朱… III. ①乡镇—介绍—湖州市 IV. ①K92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360号

出版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7号)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印 刷: 北京高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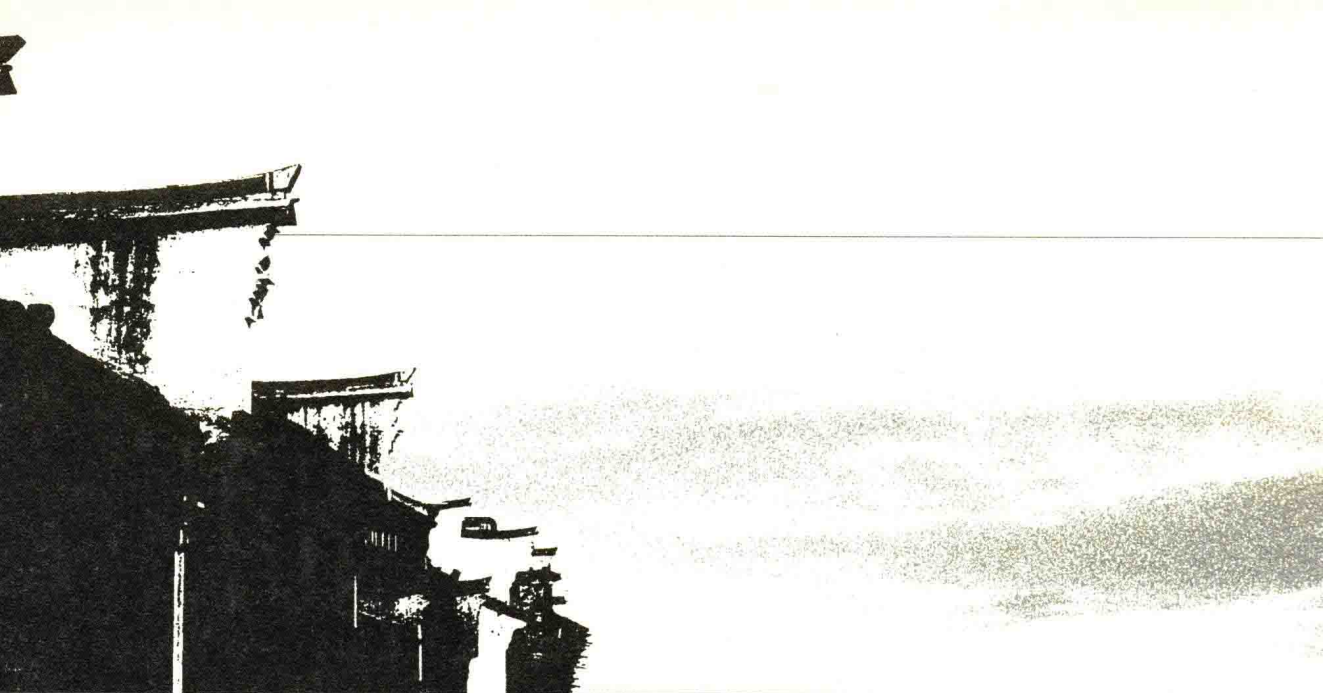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20

印 张: 8.8

字 数: 170千字

定 价: 29.80元



目 录



墩：在河之洲 67

埭，或称坝 62

兜 54

漾 49

溪，及其船和桥 3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

东洋鬼子来了 30

国民革命的情形 27

不能释怀的还是丝 23

『小天京』 20

辑里·中国 16

月迷津渡说吴王 13

灶烟万家 10

社群历程



妇道人家 161

寻常人家 147

大户人家 120

枕河人家 114

坊间人家

墨香 102

闲庭 84

香火 7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续)

美丽中国·江南古镇

通津桥外贩船多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汪建红 朱小田 著

南浔

中国林业出版社

装帧设计：曹 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津桥外贩船多——南浔 / 汪建红, 朱小田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5

(美丽中国·江南古镇 / 王卫平, 魏向东主编.)

ISBN 978-7-5038-7021-7

I. ①通… II. ①汪… ②朱… III. ①乡镇—介绍—湖州市 IV. ①K92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360号

出版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7号)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印 刷: 北京高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20

印 张: 8.8

字 数: 170千字

定 价: 29.80元

传

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小农的基本生活空间是怎样的？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刻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这一空间命名为“集市社会”，它有如一个蜂窝，每一个蜂窝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周边的一二十个村子；村落无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

每户也许有一人每三天去一趟市镇，也许去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

现实的场景远比这复杂，但透过这一“理想类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之枢纽和润滑，这样，小农的实际生活其实是置身在一个市场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中心的市镇便成为富有社区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现的第一块滩头。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大批专业性市

镇蓬蓬而生，成为近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充满活力的历史生长点，其间的文化样式亦自成一格。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山镇依山濒水，临水的一面是河街，居家多是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而吴冠中先生从小生活过的小镇则滋润在青绿苍翠的江南沃野中，“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从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水乡四镇》）；广东的地主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肯轻易移居墟市，始终坚持“在乡地主”的立场；而江南的地主却很早就由乡居转化成镇居，成为市镇居民，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成果。川西某镇的茶馆里，赌客们玩着纸牌的时候，苏南盛泽的茶馆里也许刚刚成交了一桩丝绸买卖。在内地僻远某镇里，某人要到省城一趟，可能会被镇上人当作一件大事，议论许多天；而在江南城郊、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进取一点的则把生意做到了苏嘉杭沪的城里，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经常出没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节令佳日，贵州乡场上跳着神秘的侗舞，华北集市上扭着秧歌；而在江南的市镇上，此时或许正演奏着温雅的赞神祭歌。茅盾先生曾组织过“中国的一日”的调查：193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是安徽天长人“烧忙香”的日子，城厢镇的街道上，“满挤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篮子，穿着蓝布裤子的，带着油瓶、卷上裤子的泥腿儿，光着脚穿草鞋的，扎黑蓝布的包头，围着红带子的围裙，穿着古式有鞋叶拔的鞋子，还有一些拖着满清时代的大辫子”；而在江苏太仓的璜泾镇，这一天则在迎赛猛将神，“猛将庙外面挤满了不少游客和小买卖的商人，玩戏法的江湖佬，菩萨摆在庙门前、香案上，有四面斩旗上写着斩犯某某字样。……坐着的老太一共有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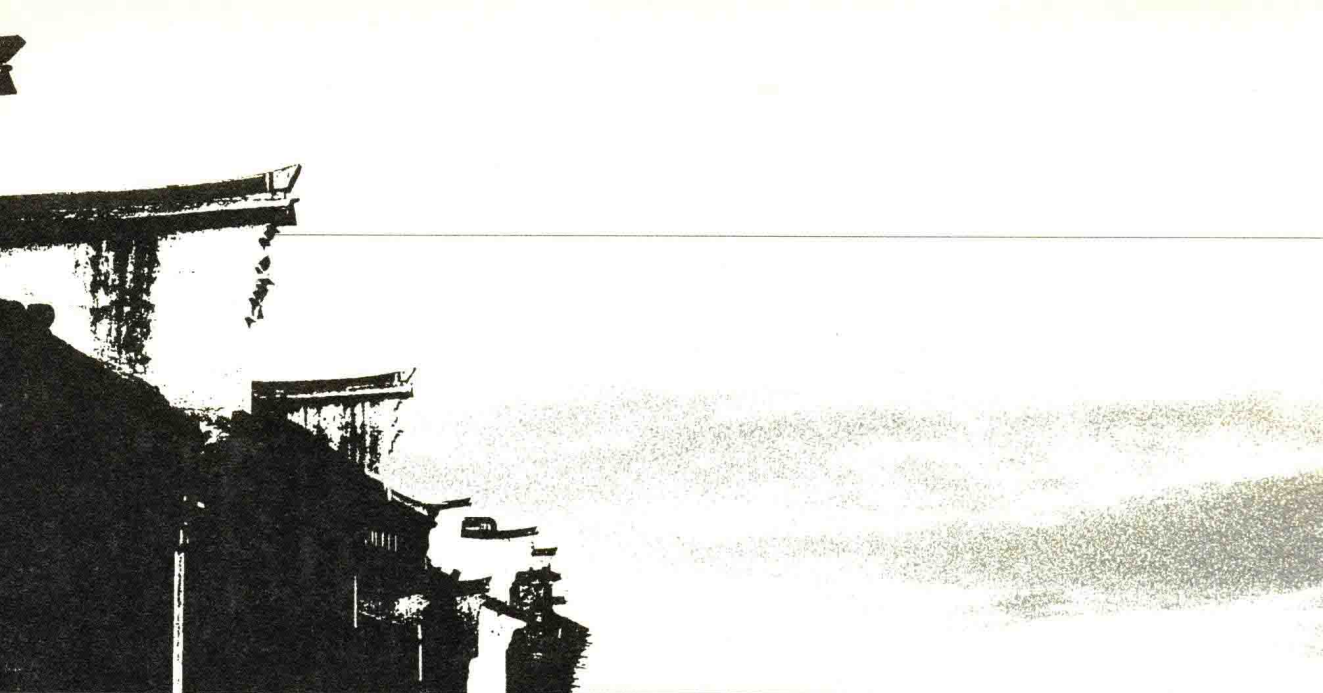
多桌，每桌八位，同时三百多张嘴，一起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同一天，在东西两个不同的市镇上演的社群活剧何其相似，又别具风情。

为此，我们聚焦乡土江南，精心绘制独具特色的市镇文化长卷。应该说，对于江南市镇，人们并不陌生，据一位市镇史研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1999年间，国内学者发表的市镇史论文近700篇，区域市镇史研究论文为500余篇，其中江南占了近一半（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略加检点可以发现，以文化为主题，或者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市镇社群生活之作并不多；特别是，那里充满着浓厚的学究气息，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参与本丛书撰写的主编和作者还够不上学究的资格，因此我们着意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总之，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当然，我们的初衷未必能完全实现。

江南名镇太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周庄、同里、东山、角直、盛泽、南浔、西塘、乌镇这8个市镇。选择哪些市镇作为考察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这8个市镇堪称历史文化名镇，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对她们的考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之旅，古镇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驿站。

王卫平 魏向东



目 录



墩：在河之洲 67

埭，或称坝 62

兜 54

漾 49

溪，及其船和桥 3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

东洋鬼子来了 30

国民革命的情形 27

不能释怀的还是丝 23

『小天京』 20

辑里·中国 16

月迷津渡说吴王 13

灶烟万家 10

社群历程



妇道人家 161

寻常人家 147

大户人家 120

枕河人家 114

坊间人家

墨香 102

闲庭 84

香火 7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续)

社群历程



文化依着于一定的社群，社群总有自己的历史，只是或长或短而已。江南市镇的年头不算长，大都孕育于宋元以降商品经济的土壤中，而正是这相应的时段和相适的土壤，给江南市镇文化着上了区域的色调，烙上了时代的印痕，不同的市镇文化由此显现出似曾相识而又各各相异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市镇社群的历史也是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乡区的历史理应让乡人来说，所谓『一乡之故实，惟乡之人知之最悉，若他邑人为之，则隔阂而舛误必多』（周庆云《南浔志》序），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乡人常常把纵向的历程演说成横向的过程，或者，它将历史转换成了文化，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追求。

『无如浔偏隅也，无典籍引稽，其得之传闻无证者什之七，即散之稗官而末可信者什之三。地于吴兴，最称佳丽，不幸而数百年文献无征，良可一慨』（方熊《南浔文献志》序）。面对史料缺失的尴尬，我们从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那里得到了方法论的启示。在他们钟情的『田野』里，物质文化、里谈乡议、轶闻异事、口述访谈都成为撰写某个社群志论和印证某种理论的素材，应用这些素材，在理论上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障碍，何况，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文化，尽管这里还要涉及到文化的社会流程。

灶烟万家

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建镇的南浔，由两个村落合并而成：南即南林村，在南栅；浔为浔溪村，在北栅。南林本为寺庙名，父老相传，由吴越王钱弘椒于五代显德年间（954～959年）创建，位于后来的报国寺旧址。在江南，恐怕在全国也是如此：有块风水宝地，建了寺庙，有了香火，香火相续，人烟渐稠，便成了村落，村以寺名，再自然不过了。浔溪成村是另一种情形。它位于古浔溪两条支流的十字交汇处，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在此以砖石架木成一土桥，名浔溪桥，这便是今天的通津桥了。村以桥名，是为浔溪村。

南林和浔溪

北宋宣和初年（1120年前后），南林发育为一个丝米农贸小市集，而浔溪的塘河里也泊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船。如此100年，我们在北宋端平元年（1234年，另一说为嘉熙元年，即1237年）一方李心传书《南林报国寺记》的碑记中发现，当时的南林虽仅为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萃集。只是还未设官稽征。

1252年，有了南浔，就有了镇官。在今天的南浔文园内，有一块勒成于南宋咸淳六年

（1270年）的《嘉应庙敕牒碑》，内记：南宋“宝祐甲寅（1254年）狄浦盐寇啸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浔，以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之所，意在剽掠。……未创镇以前，特乡村尔，无阶可陈，今创镇几二十载前后，镇官岁时祈祷屡验。”从咸淳六年逆推而上20年，则南浔建镇应在淳祐十年（1250年）左右。清范锴《浔溪纪事诗》即言此事：

佚志残碑尚可稽，当时沿革未全迷。
菰城古邑三唐后，谁识南林旧有溪。
镇戍监官古制存，万家烟火聚云屯。

“土地”的信息

根据文献记载,人们可以笼统地认为,南浔是由两个村落成长合并而成的市镇,而且,南林早于浔溪;其间,最关键的标志是北宋政和年间浔溪桥之建。其实,在江南溪流十字交汇处架桥,往往不是聚居成村的要素,而是招商成集的条件和象征,换言之,北栅的浔溪一开始就不是村落,而是村市。当然,这时南栅的南林也已经是“一个丝米农贸小市集了。”但与浔溪不同,在成为“农贸小市集”之前,南林经历过一段村落过程。因此,追根溯源,南浔的前身是南林村,位于南栅的这个村落首先发育为市集,再向北栅的浔溪扩张,浔溪本来就地处交通要津(通津桥之名由此而来),当然地成为市集的一部分。如此大的“市集”称之为市镇自然更为合适;南浔镇应运而生。

南浔市镇成长的具体环节能够从土地堂的空间存在和民间传说中得到明显的印证。南栅土地堂地近南林寺,只能是寺庙型聚落——南林村的象征。尽管对于“双土地爷”的事迹和地望有不同的传说,但关于他们的成神时间是基本确定的:北宋宣和初年,即北宋晚期,据此推断,南林渐成聚落当在北宋中晚期之间。土地堂建成之后,南林人便在每年九月初五吃



浔溪的塘河里停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船

豇豆糯米饭纪念土地爷,这一风俗在南林成市进而扩张成南浔镇后,便在原南林村周围遗存下来,并且在这里(南栅)延续。南浔地方史专家朱从亮先生确认:北栅没有这一风俗。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浔溪没有自己的村落史,也就没有一方土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栅的浔溪是在南林先期成市之后拓展的新街市,缺乏久远的历史记忆,而正是南北栅居民集体记忆的时间长短不同,将南浔镇市发展的空间走向和前后序列区别和展示出来。对于这一过程,镇里人代代相传一个高度浓缩的事实:土地堂从前是南浔的市中心,后来街市北移,逐渐成为荒僻所在,但是,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的一年一度的土地堂庙会,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根源记忆。

“土地爷”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一块聚落的历史空间,那么,栖息其间的人们,